

## 【補習行業】中文科導師有市有價，私補老師：部份家長心態很矛盾

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

香港教育制度慣以成績定「生死」，不少家長為了確保子女在學校及公開考試獲取理想成績，以報讀心儀學科及學校，紛紛大灑金錢聘請補習老師，務求子女得到最貼身的教導。

任職全職中文私人補習老師已三年的 Hazel 指，這一代中文差的學生比比皆是，不過，近年家長愈來愈重視中文，讓中文專科補習在市場有價有市。

Hazel 數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，現時任職全職中文私人補習老師。與很多大學生一樣，她在大學時期已兼職幫學生私補，賺取生活費。她指，不少中文系的學生都打算畢業後入學校當老師，「好多人選擇再修讀一年 PGDE（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），好像有個資歷似的」，不過，由於她對入學校教書非常抗拒，故沒有隨波逐流報讀教育文憑。

Hazel 解釋，學校老師教席不多，僧多粥少，即使讀完 PGDE，亦不一定有學校聘請，「有些人要做 TA（教學助理）或 AT（助理教師），人工只有一萬多元，一邊做一邊看看學校有沒有空缺聘請你，有些人做了多年 TA 都上不到岸（沒有正式教席空缺），所以 PGDE 畢業後距離成為老師的路仍然好遠。」她續指，即使成功獲學校聘請，亦要擔心朝不保夕，「很多老師都是合約教師，要每年簽約，每年都擔心會不會被解雇，好多老師群組都有人分享，指學校續約與否不是看教學表現，而是自己與主任或校長關係好不好。」

### 全職補習，工作定位要清晰

此外，學校老師需要花很多時間處理行政工作，變相令備課時間減少，影響教育質素，這亦令 Hazel 非常卻步。她表示，自己對教學有興趣，畢業時亦有家長問她會否教下去，或是考慮全職做補習老師，甚至表示幫她多找幾個學生，「那時覺得全職私補（私人補習，即台灣所指的家教）都可能是出路，打算給自己一個學期的時間，試試看不可行。」

除了家長介紹，Hazel 當時透過網上補習中介公司、到百佳（超級市場）貼廣告等方式找學生，第一學期有 12 個學生，至第二學期後已有 20 個，之後九成的學生也是由家長介紹，「由小一至中六生也有，視乎年級、地區、長短時間等因素定價，一堂課價錢由三百多元至七百多元不等。」

作為中文專科補習老師，Hazel 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，「我不是陪學生做功課的姐姐，私補（家教）是我的全職工作，不是用來賺額收入，我一定要做得夠好，或與其他老師不同，家長才不會覺得我可有可無。」

### 要高分，要先懂遊戲玩法

Hazel 強調，在她的課堂中，有 70% 會教應試技巧，其餘則教授不同文學知識及成語典故等「題外話」，「我知道學校老師的改卷要求，答題技巧、分析問題的方法等一定要教，考試就是需要這些，就算學生真的不明白，他們也有能力騙老師，表現到好似會回答又有文彩。考試成績是家長看重的，而我則希望學生有中文學養。」

要在考試中拿高分，一定要懂得玩應試「遊戲」，Hazel 表示，她設計了一些「方程式」和「罐頭」回答技巧，教學生如何回答問題，「例如教寫作手法時，我會準備好一系列的手法和相關效果，好像倒敘法有渲染氣氛、加強懸念之效，再教他們如何在此框架下加入題目內容，那便可全取技巧和內容分。又如作文是將一些很具體，沒有美感的東西修飾成為抽象的內容，便要教他們轉化內容的方式。」

### 不一定罐頭式教學

為了提升學生成績，Hazel 亦非常用心製作筆記及模擬考試題目，當中模擬考試題目更是為學生「度身訂造」，「學生來自不同學校，考試模式及課程有不同，便要配合考試範圍逐一出題，例如每個學期總共出幾百題成語，花費不少時間和心力，這些試題都是即食的，下次不會合用。因此，每逢考試季節的壓力特別大。」

不少學生或會覺得中文很悶、文言文很難明，Hazel 亦自有一套教法，以新奇有趣的方式提起他們的興趣。她即席示範了課堂的生動演繹，「你知道屈原姓什麼嗎？」記者一臉疑惑，「不是姓...屈嗎？」

她指，「屈原姓平，讀『咩』（粵語音:me1；國語音: ㄇㄧˊ），代表羊發出的聲音。」她稱，學生對這些「題外話」很有感，引起他們的興趣後，可以解釋多一點有關姓、氏、名等中文知識。

## 學生中文差有原因

Hazel 指，教書時最重要是以易明和學生「聽得進去」的方式講解，例如為了介紹「仕」（做官）與「隱」（隱居）的心態，她會分享上古時期許由的故事，「成語洗耳恭聽便是由此而來，傳說上古時期的堯帝，聽說許由是個隱世高人，便想把帝位讓給他。於是，他到深山找許由，說想把帝位讓給他。許由對此非常反感，覺得堯帝的話污染了他清淨的耳朵，立即跑到山下水邊掬水洗耳。」她笑言，學生聽過後覺得許由好「白痴」，有皇帝也不做，「聽起來好像詆毀古人，但這種方式可以令學生較易理解他們的心態。」

Hazel 接觸不少來自中產家庭的學生，她認為，這一代中文差的學生比比皆是，「家長希望子女英文好，從小隔絕他們接觸中文的渠道，小朋友不看中文電視、不看中文書、不睇新聞，父母大多要上班，平時與工人姐姐用英文溝通，令他們缺乏中文的語境，但到小學和中學時又埋怨小朋友中文差，好矛盾。」

### 「Chips 的兒子怎麼辦呀？」

Hazel 舉例，有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沒有聽過「孺子可教」這個成語，「我們這一代小時候看古裝劇或者在日常生活中總會聽過，但現在的學生很難透過生活的層面增加這些知識，他們不會就是不會，也猜不到字詞的意思，我只好形聲字來入手，教他們認部首和字旁去猜字的意思和讀音。」

學生中文差亦帶來不少笑話，Hazel 指，有一次，她向一個中一學生解釋中國古代男尊女卑的觀念，包括嫡庶制度、一妻多妾等，學生還很天真指這個做法很不公平。在下課的時候，學生問她：「那 chips（音）的兒子怎麼辦呀？」Hazel 聽後大笑，方知學生連「妾侍」這個詞語也沒聽過，誤以為它是英文字 chips。

## 一星期做得七天

港人一向非常重視英文，而中文因為是母語，有時難免被忽視，不過，Hazel 表示，近年家長愈來愈重視中文，一來「大國崛起」，學好中文對工作有利，二來尤其是 Band 1（第一組別）學校很難找到中文好的學生，「很難找到英文不好的學生，但亦很難搵到中文好的學生，如果中英都好自然可以突圍而出。」

Hazel 直言，中文專科補習有價有市，不少家長向她反映找中文私補很難，又不敢上網亂找老師，「這一代小朋友太矜貴，好多家長不是熟人介紹也不敢請。」她一星期做足七天，上二十多堂，一至五最早一時半上課，最遲九時半下課，星期六日則有機會由早上九時半工作至晚上九時半，「每年都想安排一星期有一日假期但也安排不到。」由於學生居住地區非常分散，因此，交通時間令她相當頭痛，「課與課之間可能要隔一小時，遇上放學或下班時間又會很塞車，而且整天跑來跑去真的很累。」

## 盡力教好每一位

除了教授學科知識，Hazel 有時候也會開導學生和其父母，令雙方都有更合理的預期，「我沒有遇過一些很不講理的怪獸家長，最多是學生本身考七十分，但媽媽覺得九十分也低，我會調整他們的期望，因為我教很多不同學校的學生，了解不同學校的水平，在某些學校拿 C，可能是其他學校的 A，反之亦然，會有一把比較公道的尺。有時候，也要讓他們接受有些小朋友未必適合讀書。」

Hazel 指，作為老師，最開心的事莫過於學生和家長肯定自己的教學，「覺得學生進步與我有關。」而最令她感到挫敗的，就是家長和學生覺得自己可有可無，「有些學生無論點吸引他，都好像魂魄不在，那我的存在價值很低，又有些家長甚麼都不關心，只看成績，但不應該靠一個分數定義學生，也不應該這樣定義我。」

香港的考試制度一直為人詬病，Hazel 坦言，「大環境很難改變，我只可幫學生提高生存能力，同時成為一個有質素、有學養的人。」

撰稿人：HK01

資料來源：2019 年 10 月 18 日

<https://www.hk01.com/%E8%81%B7%E5%A0%B4/372061/>

